

Selected
Stories
by



契诃夫
短篇小说集

Anton

Chekhov

[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著 翻译家译丛
姚锦镛 鲁迅 译

不能用温和语言征服的人，用严肃的语言更不能征服。

南海出版公司

翻译家译丛

*Selected
Stories
by
Anton
Chekhov*



契诃夫
短篇小说集

[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著

姚锦镛 鲁迅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著 ; 姚锦镛, 鲁迅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 12

ISBN 978-7-5442-6340-5

I. ①契… II. ①安… ②姚… ③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4267 号

QIHEFU DUANPIAN XIAOSHUO JI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作 者 [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译 者 姚锦镛 鲁迅
责任编辑 张 蕾
特约策划 杨丽娜
特约编辑 周 维
版式设计 姚梅桂
装帧设计 江山社稷书匠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722926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340-5
定 价 3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 目 录

CONTENTS

1	格里沙
5	十字
7	小官吏之死
11	变色龙
16	假面人
24	太太们
29	相识的男人
34	万卡
40	在流放地
51	六号病房
116	文学教师
145	妻子
154	脖子上的安娜
170	带阁楼的房子

193	套中人
210	胖子与瘦子
213	邮局里
216	勋章
220	文官考试
225	外科手术
230	牡蛎
236	上尉的军服
244	澡堂里
254	守尸
261	伤心
268	苦恼
275	坏孩子
278	难解的性格
281	假病人
286	簿记课副手日记抄
290	那是她
296	波斯勋章
301	暴躁人
312	阴谋

格里沙，是个胖墩墩的小男孩，出生才一年零八个月。他跟着保姆一起在林荫道上玩。他身披一件很长的棉斗篷，系着围巾，戴顶大帽子，帽子上有只毛球，脚上是双暖和的长统靴。他感到又热又闷，加上四月明亮的阳光，照得他眼睛酸痛难熬。

他胆怯地迈着步子，摇摇晃晃，看起来整个人挺笨拙，表明他对周围的世界还十分困惑好奇。

至今他所熟悉的世界只限于那个四角方方的房间：房内的一个角落摆着他的床，另一角是他保姆的箱子，第三个角落里放着的是一把椅子，最后的那个角落点着长明灯。要是往床底下看，见到的是一只断了胳膊的洋娃娃和一面鼓。保姆箱子后面各式各样的东西可就多了：有线轴，有纸片儿，有缺盖子的小盒子，还有断胳膊缺腿的小丑。在这个天地里，除了保姆和格里沙，妈妈和一只小猫咪也是房间的常客。妈妈像那洋娃娃，小猫咪便像爸爸的皮大衣了，所不同的是皮大衣没眼睛，也缺尾巴。那个叫儿童室的

世界有扇门，直对着一个宽敞的地方，大家就在那里吃饭喝茶。里面有格里沙坐的椅子，四脚高高的。还挂着一只钟，那钟挂在那儿唯一的作用是摇它的钟摆，敲出它的叮当声。餐室可通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红色的沙发，地毯上有个斑点，黑乎乎的，为了这个斑点，格里沙没少被人戳指头，吓唬他。这个房间后面还有一个房间，那里除了爸爸可以出入，别人是不被允许进去的——爸爸可真是极神秘的人物！保姆和妈妈让人一看就明白了：她俩给格里沙穿衣、喂饭，安顿他睡觉。可爸爸都干吗呢——看不透。还有一个捉摸不透的人——那就是姑姑。那面鼓就是她送给格里沙的。她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踪影。她上哪儿去了？格里沙不止一次朝床底下、箱子背后和沙发下找，可就是见不到她……

现在这个世界里，阳光刺眼，来来往往那么多爸爸、妈妈、姑姑，害得他不知跑到谁跟前才好。可最古怪、最奇特的要数那些马。格里沙眼看着那些奔来跑去的腿，怎么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瞧了瞧保姆，想让她给说说，可她就是一声不吭。

突然，他听到了可怕的脚步声……一群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林荫道直向他走过来，个个红着脸，胳膊窝下夹着洗蒸汽浴用的桦树笊帚。格里沙吓得浑身冰凉，疑疑惑惑地打量保姆，想知道：危不危险？不过保姆没拔腿跑，也没哭起来，就是说，这不危险。格里沙的目光随着这队士兵过去，自己也按他们的脚步跑了起来。

有两只长着长脸的大猫伸出舌头，尾巴高高翘起，跑过了林荫道。格里沙心想，他也得跑，便跟着猫跑了起来。

“别跑！”保姆粗暴地抓住他的肩，喊道，“哪里去？哪个叫你淘气的？”

来了一个阿姨，坐了下来，手拿着木盆，里面放着橙子，格

里沙走了过去，一声不吭，拿来一只橙子。

“你这是干吗？”陪着他的保姆责问他，还敲了敲他的手，夺下了橙子，“傻瓜！”

这时候格里沙发现脚下有片碎玻璃，跟长明灯那样闪闪发亮，他真想高高兴兴捡起来，可害怕小手儿又挨打，不敢动。

“您好！”突然有个又粗又响的声音差不多在他耳根响了起来，只见他身旁站着一个小个子，衣服上的纽扣闪闪发亮。

他开心地看到，那人向保姆伸出手，与她站在一起，说起了话。闪烁的阳光、车子的喧闹、马匹和闪闪亮的纽扣——这一切是多么新奇，一点也不可怕，让格里沙觉得好不痛快，他竟哈哈大笑了起来。

“走吧，咱们一起走吧！”他拉住那人的后襟，喊道。

“去哪儿？”那人问。

“咱们一起走吧！”格里沙一个劲地催着。

他很想说，要是爸爸、妈妈、小猫咪也一起跟着来，那才叫美哩，可舌头不听使唤，说出来的不是想说的话。

不多久，保姆离开林荫道，转了一个弯，领着格里沙进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还积着雪。纽扣闪闪发亮的男人也跟着他俩。一行人小心翼翼绕过了积雪和水洼，上了一道又脏又暗的楼梯，进了一个房间。房内烟雾腾腾，散发着煎肉的气味。有个女人立在炉灶前煎肉饼。厨娘和保姆亲了亲嘴，然后和那男人一起在凳子上坐下，轻声交谈了起来。格里沙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觉得热不可耐，气闷难当。

“来这儿干吗？”他环顾四周，心想。

他看见了黑乎乎的天花板、两只角的火钳和炉灶，炉灶看上

去像只黑洞洞的大窟窿……

“妈……妈！”他拖长声音喊了起来。

“得了，得了，别喊！”保姆嚷道，“再等会儿！”

厨娘把一只瓶子、两只酒杯和一个馅饼摆上了桌，两个女人和那纽扣闪闪亮的男人好几次碰杯喝酒，那男的一会儿搂住保姆，一会儿搂住厨娘，后来三个人一块儿轻声唱了起来。

格里沙伸手去拿肉饼，给了他一块。他吃着，眼望保姆喝酒……他也想喝。

“给！阿姨，我也要喝！”他说。

厨娘让他就着她的杯子喝了一口，他被呛得鼓起了眼珠子，皱起了眉头，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挥起了手。厨娘看得笑开了怀。

回家后，格里沙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说给妈妈、墙壁和床铺听。他不单用嘴说，更请脸和双手帮忙，演示太阳多明亮，马如何跑，那炉灶如何可怕，厨娘如何喝酒……

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觉，胳肢窝下夹着桦树枝笊帚的士兵、大猫、玻璃碎片、放着橙子的木盆、闪闪亮的纽扣——一件件，一桩桩，全都聚成了一团，压着他的脑子。他辗转反侧，嘟嘟啾啾，最后激动得禁不住哭了起来。

“你发烧了！”妈妈摸了摸他的脑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炉子！”格里沙哭道，“炉子，你走开！”

“怕是吃多了……”妈妈断言道。

格里沙刚体验过的生活经历，得来的新印象，快要挤破了他的脑瓜子，可这时妈妈给他灌下的是一汤勺的蓖麻籽油。

姚锦镕 译

诗人进了客人济济一堂的客厅。

“我说，怎么样了？您的大作怎么样了？”女主人问诗人，“刊登出来没有？稿酬拿到了吗？”

“别问了……拿到的是十字。”

“十字？您是诗人，居然拿到了一枚十字？诗人也能得十字？”

“衷心祝贺您！”男主人紧握诗人的手，说，“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还是安娜勋章？我非常高兴……高兴极了……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吧？”

“不，是红十字……”

“如此说来您把稿酬捐给红十字会了？”

“我一个子儿也没捐。”

“您戴上勋章一准神气十足……快，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

诗人把手伸进上衣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诗稿……

“瞧，就这个……”

大家瞧着那诗稿，见到上面一个红彤彤的十字^①……可不是那种佩在礼服上的十字勋章。

姚锦镛 译

① 旧俄时刊物编辑部往往在不予刊登的退稿上画上红叉叉。

小官吏之死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同样美好的庶务官，大名伊凡·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正坐在剧院第二排的座椅上，眼对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①。看着看着，只觉得身子飘飘然起来。但是，突然间——说来小说里出现“突然间”的字样是常有的事。小说的作者没错，不是吗，生活中不乏意外事件——突然间他的脸皮皱了起来，眼皮向上一翻，喘不过气来……他放下望远镜，头一低……一声“阿嚏”!!! 瞧见没有，他只是打了个喷嚏。打喷嚏嘛，不问什么场合，谁也不犯禁的。庄稼汉会打，警长会打，有时甚至连二三品的高官也会打。

① 《科尔涅维利的钟声》：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7—1903）所作的轻歌剧。

谁也免不了打个喷嚏。切尔维亚科夫自然丝毫不会为此而感到不自在。他只是拿出手绢擦擦脸，像个知书达理的人那样，打量一下四周，看看自己这一个喷嚏有没有打扰到别人。这一看不要紧，只害得他顿时心慌意乱起来。只见坐在自己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位老者拿着手套擦自己的秃脑门和脖子，嘴里还嘟嘟哝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老者居然是在交通部门任职的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

“我的唾沫星子准溅上他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虽说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别的部门长官，可到底不妥。得跟他赔个不是。”

切尔维亚科夫清了清嗓子，身子前探，凑着将军的耳根低声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星子溅上您了……我是无意的……”

“没事，没事……”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敬请原谅……我可是无意的！”

“嘿，您请坐下吧！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挺不自在，尴尬一笑，看起了戏。看着看着，再也没有方才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了。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来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四周来来去去走了几圈，终于鼓起勇气，大着胆嗫嚅道：

“方才我的唾沫溅上您了，大人……敬请原谅……我可是无心的……”

“嗨，别说了……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您干吗老提起？”将军说罢，撇了撇嘴唇。

“说是不放在心上，可瞧他那眼神多凶狠。”切尔维亚科夫

疑疑惑惑地望着将军，心想，“连话也不想多说。得跟他解释解释，我那是完全无心造成的……打喷嚏到底是自然规律，别认为我想啐他。他即使现在不这么想，过后准这么认为……”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后，把自己的失礼行为告诉了妻子。在他看来，妻子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态度不免有些轻率。开始时她吓了一跳，后来听说对方是“别的部门的长官”，便放宽了心。

“不过你还是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她说，“要不他还以为你在公共场合不懂礼貌！”

“正是！我是道过歉了，可他怪怪的……一句中用的话也没说。再说当时也没时间多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向布里扎洛夫将军解释去了……他一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到里面有不少访客，将军本人就在这些求见的人中间，开始接待来客。将军细细询问过几个人后，便抬头看了看切尔维亚科夫。

“大人，您还记得吧，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庶务官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唾沫星子溅上了您……对不……”

“多大的事……天知道！您到底要干吗？”将军转身招呼起下一个来访者。

“他连话也不想跟我说！”切尔维亚科夫见此情景，顿时脸色变得煞白，“可见，他生气了……不行，不能就此罢休……我得给他解释解释……”

将军接待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回内室，切尔维亚科夫拔腿追了上去，嘟嘟囔囔道：

“大人！请原谅我斗胆向您说几句，我这是出自一片悔恨之心！我完全是无意的，请海涵，大人！”

将军听罢摆起了哭丧脸，手一挥。

“天哪，您开哪门子玩笑！”他说着，进了门，不见了他的人影儿。

“开哪门子玩笑？”切尔维亚科夫心想，“哪门子玩笑也没开！身为将军，居然还不理解！早知道是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向这爱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见他的鬼！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再也不去找他了！真的，再也不去找他了！”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的路上就这么琢磨着。但结果他还是没有给将军写信。他想呀想，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好如何下笔。第二天只得再去向他当面解释。

“昨天我打扰了您，大人，”他一见将军向他投过疑惑的目光，忙嗫嚅道，“我来并非与大人您开什么玩笑，我是因为打了喷嚏，唾沫星子溅了您，大人，我是来赔不是的。我没想过开什么玩笑。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开玩笑？要是你我彼此会开什么玩笑，那还谈得上上下下有等吗？”

“滚！”将军听得火冒三丈，脸色铁青，浑身哆嗦，大喝道。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吓得顿时丧魂落魄，低声问道。

“滚！”将军跺了跺脚，又喝了一声。

这时的切尔维亚科夫已五脏六腑俱裂，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艰难地退到了门外，来到街上，拖着沉重的步伐迷迷糊糊向家里走去。回到家，制服也不脱，翻身倒在沙发上……一命呜呼。

姚锦镕 译

警官奥楚美洛夫身穿崭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走过集市广场。他身后跟着一名警察。此人长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端着一只粗箩筐，里面满装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不见一个人影儿……店铺和酒馆的门洞开着，活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对着这大千尘世。附近见不到叫花子的踪影。

“该死的，你竟敢咬人？”奥楚美洛夫突然听到有人说话，“伙计们，别放它走！今儿可不许咬人！抓住它！啊……啊！”

传来了狗吠声。奥楚美洛夫侧身一看，只见商人彼楚京的柴房里窜出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回头张望。后面追着一个人，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追着追着，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紧跟着，小铺子里探出一张张睡眼蒙眬的脸，很快柴房附近聚起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长官，可不能闹出乱子来！”那警察说。

奥楚美洛夫往左微微转过身子，向人群走过去。就在柴房门口附近，他看见一个人站着，敞开坎肩，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众人看。他那喝得半醉的脸上似乎写着：“看我不揭了你的皮，混账东西！”而他那根手指分明就是一面凯旋的旗帜。奥楚美洛夫一眼就认出此人便是首饰匠赫留金。人群中心，地上就躺着这场乱子的罪魁祸首——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前腿劈开，浑身哆嗦。它那泪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痛苦和恐惧的神色。

“到底是怎么回事？”奥楚美洛夫挤进人群，问，“待在这儿干什么？干吗拿手指给人看？刚才哪个在闹闹嚷嚷的？”

“这不，长官，我走着走着，没碍着谁……”赫留金攥着空拳头一声咳嗽，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柴火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过来咬了我手指一口……请别见怪，我是个干活的人……我干的活可精细哩。这下我的手指儿一星期都不能动弹了，得让狗主人赔我的损失。长官，法律上可没这样的条款，说是被畜生咬了得忍着，活该自己晦气。要是人人都得遭狗咬，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哼！说得好……”奥楚美洛夫清了清嗓子，扬了扬眉毛，严厉地说，“说得好……谁家的狗？这事我决不会置之不理。我会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处置那些放狗出来闯祸的人的。现在该管管那些不愿遵纪守法的人了。这个浑蛋，得罚他的款，让他好长个记性，放任狗或别的畜生出来祸害人有什么好果子吃！瞧我的厉害吧！叶尔德林！”警官转而对警察说，“查查去，看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狗得处死。刻不容缓！可能是条疯狗……我说，这是谁家的狗？”